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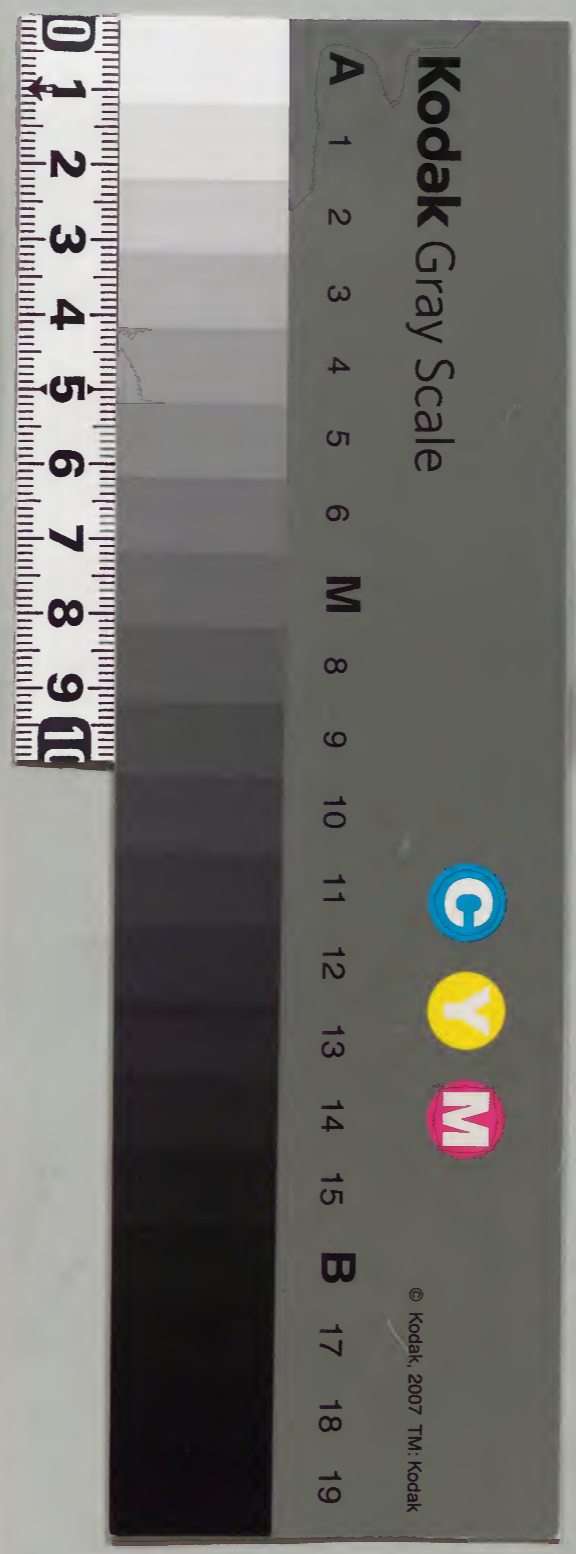
伝演義

内閣文庫
漢 10004
冊数 8 (1)
函数 308 275

内閣文庫
漢 10004
冊数 8 (1)
函数 308 275

小説

308-275



叙岳王傳演義序

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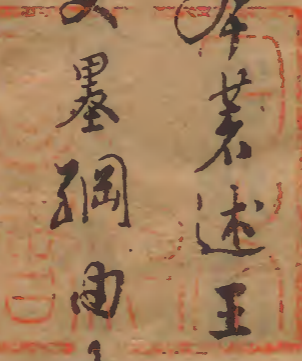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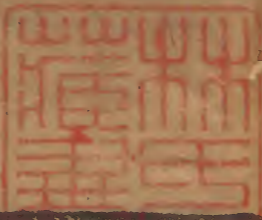
岳王精忠錄原有小洗未及於全文上

得漸之刊本若述王之少塞正得正志

非而之宗文墨綱由大犯士大夫以下

遠爾未明乎理在或有之生不極演

出為非活庶民愚夫至婦名漢生之



思之一二事自以字不及地子之義一
不在我輩梓葉既而難取再三義
而一枝存於是不足其見以王本傳
所狀之是迹按通鑑綱目而取義至
亦以說之本傳互有同實存焉存之
以傳參考或謂以說亦存之以正
史系深根正法法而稗官野史密
記正史之未傳者其的以子孫顯其
不泯在得錄則是書免難以本野
史之傳之其如西子子若人文辭
性之及之而生說之心是秋春秋云
其止西子被殺則西子之在當時固

已死の生唐宋の官侍云一糸の意の
有龍淑の為美解一冬の意入松羅重
畏沈荷の是則西子嘗及之意言侍
子杜牧の侍の西子下姑子種一河
遂陽意是西子甘心未随象如の生及
親東城題崔象如の云侍道姑蘇
有麋花更憐夫子得西施則又川
為象如竊西子而随象如在或此一
本の必有是の侍し其史書小沈
有の不同者守の怪の生履易日月
書の告成鏡様の公侍天下未
覽在る以邪沈の此子否

三台館山人

全像按鑑演義岳王志傳目錄

卷●首尾凡一年事實

幹離不舉兵南寇

李綱措置禦金人

宋欽宗倡議講和

許翰請用和師道

附

師中大戰殺熊嶺

附

金粘罕邀求誓書

宋徽欽北狩沙漠

宋康王泥馬渡江

岳鵬舉辭家應募

宋高宗金陵即位

二卷●首尾凡二年事實

李綱奏陳開國計

李綱力劾張邦昌

岳飛與澤談兵法

岳飛計畫河北策

李綱諫車駕南行

宗澤約張所出兵

宗澤定計破兀朮

粘沒喝京西大戰

劉豫激怒斬怒勝

全像按鑑演義

宗澤大捷兀術兵附

三卷●首尾凡二年事實

高宗車駕走杭州 苗傅作亂立新君 張浚傳檄討苗傅

韓世忠大破苗翊 漢皓持節使金國 胡寅前後陳七策

岳飛破虜釋王權 兀術大戰龍王廟 韓世忠鎮江慶兵

岳統制楚州解圍

四卷●首尾凡共五年事實

劉子羽議守四川 宋高宗議建東宮 兀術兵寇和尚原

安雄大戰箭箐嶺 劉豫建都汴梁城 岳飛用計破曹城

劉子羽分兵拒敵 吳玠大戰仙人關 張浚被劾謫嶺南

宋高宗御駕親征

五卷●首尾凡三年事實

韓世忠鏖戰大儀 岳飛兩戰破九成 議防邊李綱獻策

詔岳飛征討湖寇 岳飛定計破楊公 牛皋大戰洞庭湖

劉豫興兵寇合肥 楊沂中藕塘大捷 鎮汝軍岳雲立功

岳鵬舉上表陳情

六卷●首尾凡四年事實

岳飛奏請立皇儲 金熙宗廢謫劉豫 議求和王倫使金

世輔計擒撒離喝 李世輔義釋王樞 胡世將議敵金兵

王烏祿大驅南寇 宋劉錡順昌慶兵 張琦大戰青谿嶺

小商橋射死再興

七卷●首尾凡一年事實

岳飛兵距黃龍府

秦檜怒貶張九成

劉太尉豐橋破虜

楊沂中戰敗濠州

秦檜定計削兵權

吳璘設立豐陣法

岳飛上表辭官爵

岳飛訪道月長老

周三畏勸岳飛

下岳飛大理寺獄

八卷●首尾凡十五年事實

秦檜矯詔殺岳飛

何鑄復使如金國

和議成漢皓歸朝

險司中岳飛顯靈

秦檜遇風魔行者

東陽市施全死義

樓霞嶺詔立墳祠

效顰集東窓事犯

安司中報應秦檜

宗皇

新刻按鑑演義全像大宋中興岳王傳卷之一

紅雪 山人 余應鰲 編次
潭陽 書林 三台館 梓行

起靖康元年丙午歲
止建炎元年丁未歲

首尾凡一年事實

天地元先一氣胚	乾坤定位有三才
洪荒世代無稽考	三皇之世尚難推
畫卦造書從太昊	神農耕種始交財
干戈戰鬪軒轅始	服冕封官築室臺
五帝小昊并顓頊	帝吝唐堯仁義推
孝弟兩全姚氏子	有虞禪位得魏亡
三王夏禹殷湯繼	滅紂周家民自歸
離亂七雄侯十二	秦傳一世國多災

帝坐朝



金幹離不



領兵侵宋

給事中李鄴



至金營講和

漢王入關楚背約

漢家據蜀分三國

兩晉出于司馬懿

後梁國滅陳家繼

北周已被楊堅篡

煬帝不仁從李氏

二十四君哀帝盡

馬家二姓并柴郭

甲馬營中生明主

受周禪位為天子

餘黨不舉兵南寇

重瞳雖勇列于垓

篡魏除劉晉祚輝

江南接晉宋齊來

北有胡君作亂階

兩朝歸一國稱隋

唐家立國用人材

五代梁唐晉漢柴

天氣循環瑞氣回

紫氣紅光映玉臺

一統山河歸正排

却說宋朝徽宗皇帝大興土木極侈窮奢任用小人斥遠大臣天下中怨盜賊蜂起猶與金人約滅大遼開邊生事未及

一年金太宗完顏晟差幹離不領人馬從東路進自燕直犯河北差太子粘罕領兵馬從西路進自河東直犯代忻等州徑取大原如入無人之境是時金兵將至汴梁邊報倅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日謀避金人之計始遣李鄴代給事中至金營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為開封府牧以理天下事當日衆臣聞賊馬逼近聚議都堂中茫然無策只將各人家屬散之四方以避狄鋒有太常少卿李綱聞卻武人也素與給事中吳敏相善及聞朝廷欲以皇太子為開封府牧群臣各欲退避是夜過吳敏家與敏議曰目今金兵臨城衆人束手無計事已急矣主上以皇太子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晉守之任乎且東宮恭儉之德聞於天下當禪以正位使招徠天下豪傑與之共守然後有濟公今從官給事中之列以獻納論思為職何不為上極言之使言

金史卷之七

李綱見吳



敏與議事

欽宗皇帝

接位坐朝



不合意不過一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依公之議皇太子不宜為開封府牧我來日奏知使君上用之監國可乎綱曰不可昔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今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有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安能寧豈徒都城之人得安天下之人皆受禍矣此事非發勇猛亡身殉國者孰能任此敏曰吾來日上奏倘上不允繼之以死綱曰君肯如此天下幸甚言罷退次日早敏入奏徽宗具道禪讓之意且曰陛下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歎息敏又奏李綱之論蓋與臣同上意決是夕命皇太子入禁中諭以禪讓意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流涕不勝悲咽力辭因得疾上即

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夜半始少蘇次日又固辭不肯接位上與群臣決議始登大寶御垂拱殿朝會百官是為欽宗皇帝

按通鑑帝諱桓徽宗長子也初封定王會金人入寇徽宗遂傳以大寶在位二年為金人所擄紹興末殂於沙漠壽六十一

立妃朱氏為皇后尊父皇為教王道君皇帝移居龍德宮封敏為掌樞密院事李棣同管院事李綱為尚書右丞相蔡懋為尚書左丞相李邦彥為大宰張汝昌為少宰改元曰靖康大赦天下日與群臣議退金兵之計李綱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君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為宗社計傳位陛下受禪之際燦然明白下視李唐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太上皇者以昭陛下之

李綱



奏事

孝今金寇侵犯聲勢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事必欲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臣請為陛下詳陳之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效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陛下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增幣於大遼者兩倍今你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其數柰緣國家欲敦示和好不計校貨財始如原數可也彼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皆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意此數事勿為浮議所播可無後患并陳禦敵固守之策欽宗大悅皆嘉納其言却說幹箇不率金兵距河而陣虜州已破宋將梁方平力戰其兵大敗燒燔而遁何灌部下軍馬望風逃散賊遂渡河聲息

梁方平兵



敗燒橋走

措即出通津門東以避其鋒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女嬪等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惟欽宗帝尚志啓行時人報知李綱聞此事收衣自入見帝因啓奏曰臣道諸執政欲奏陛下出狩以避狄人之難若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與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問奏默然太宰曰時中曰王上不出符金人已濟河矣都城豈可以守綱復奏曰天下城池豈更有堅固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有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往若能激勸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上猶沉吟有內侍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即目京城樓櫓創修百分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壕河淺狹決難保守陛下詳議之上顧謂李綱曰卿苗朕如此迫切可同蔡懋良弼二人往觀樓櫓壕河若果堅固可守朕當與卿等再議卿宜速去朕於此候卿回報李綱

李綱蔡懋



觀看城壕



即領旨與蔡懋良弼逕至新城東壁遍觀城壕回奏時上車
駕在延和殿猶未起行上問卿等觀樓櫓壕河事節如何蔡
懋奏曰樓櫓殘毀壕河壅塞誠不可以為守綱叱之曰城堅
且高樓櫓雖未備然不必樓櫓亦可守壕河惟懋家阿一帶
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為淺狹然以精兵強弩占守可以無虞
上曰尔眾人有何高論罕執以下皆無語綱又奏曰今日之
計吳若整飭軍馬揚声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天下
勤王之師上曰誰可為將以任軍事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
厚祿蓄養大臣蓋欲用之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
雖是書生未必深知兵法然陛下與之位號使之撫馭將士
以抗敵鋒乃其職也白時中在傍聞李綱奏上欲委之以兵
權怒甚厲聲曰李綱出陛下車駕不宜出符莫能將兵出戰
綱曰陛下不以臣為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只緣名微官

百姓逃



避金兵

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謂執政曰目下更闕何職趙野對
曰尚書右丞闕職時字文粹中道上曰即除李綱右丞燕
親征行營使賜袍帶并笏綱以時方艱難不敢辭職遂謝恩
受命李綱退出次早閣門大使奏金兵聲勢甚緊百姓逃竄
衆百官懷惧不安力以去計勸上上即下命李綱留守都城
以李悅副之仍令有司備車駕南行李綱力陳不可去且言
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以避宗杜朝廷隨碎于賊手
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
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
虜騎深入重地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能脫於淵車駕朝
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守何補於事宗社朝廷且將為丘
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會內侍王孝孺從旁奏曰中宮
國公已行矣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

車駕排



列出幸

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李綱泣拜俯伏上前以死止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晉禦敵之事專責於卿勿致踈虞綱曰臣受皇上深遇之恩今日當以死報也宰臣猶請出幸帝只得從之却說李綱正與李忱在尚書府整治軍旅後傳上有南狩之事綱即趨朝至半路太廟中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綱大驚逕進祥曦殿則禁衛皆已環排列乘輿服御俱各齊備六官婢妾皆將升車矣綱邊遽無策厲聲謂禁衛曰尔等願死守乎願扈從乎禁衛皆應曰願死守綱遂入見帝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陛下何以禦之上感愍始命止行李綱因出殿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立斬示眾六軍聞之皆拜伏呼萬歲其聲

李綱諫

震地後人有詩贊之曰

六軍已發乘輿遷 若使左丞同宰執

一諫能教動九天 宋家宗社已難延

李綱措置禦金人

且說李綱自車駕輾行已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一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崩軍之屬不在其內脩樓櫓掛旌幕安砲壘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番礮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為提舉官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因是兵勢稍張民心已安却說金將蓋幹窩不率領眾兵直抵城下屯札于半駝岡

止車駕



半駝岡京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憐如沙積然三面據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馬藍之所芻豆山積異時郭



金兵攻

小西門

藥師來朝道君命打球於其間故知可以為寨地金人兵至徑趨其所實藥師導之耳

是夜金兵大小三軍進攻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城外噉聲大震火光耀耀天地如同白日李綱帥諸將臨城捍禦有驍將霍超率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弩從城堞中射下金兵近城者皆應弦而倒金兵沿流而下者不可勝紀大脰近城綱人捷卒即以長鈎摘挹就岸投石碎之金兵不能近城綱恐眾將不肖用命親自督戰斬獲金將有餘人次日入奏事忽報金人統大軍攻打酸棗門甚急帝聞謂綱曰金兵勢大卿以何策退之綱曰臣恐城上兵卒不足用乞上禁御班直善射者同臣往酸棗門捍禦金兵自有機變帝即頒詔發下禁軍千餘人隨綱捍禦綱即辭上出殿至酸棗門幾二十里命軍士各於夾道委巷中行以防賊將登

霍超殺



退金兵

城綱軍至門正遇賊眾金鼓連天鎗刀布密方以知州渡濠堅立雲梯攻城綱顧左右曰誰肯出城先挫其堅陣言未畢一將應聲而出綱視之乃健將霍超也綱即令二百善射者付之超全身披掛放開南門而出正遇金將幹離不弟蓋幹強率金兵五百餘人長鎗短棚一齊攻入霍超并搜威風一湧殺入二百班直軍並隨而進無不以一當百金兵矢陣望後便退李綱於城上見金兵小却仍命班直乘城射下金兵死者不計其數將近黃昏左側始鳴金收軍金兵退走二十里矣綱重賞超等激厲其下因是將士皆賣勇而前次日幹离不大聚胡兵乘棧渡濠而進綱督戰之際見金兵近者以手砲檣木擊下遠者以神臂弓射之金兵皆不敢近王將幹离不怒曰宋將止有一旅之師尚不能取勝倘四方勒王之眾一集我輩無遺類矣自鳴鼓而前胡兵從後擁至綱命馬

李忠火



燒雲梯

金人遣



使議和

忠率京西壯士數百人舉火縋城而下燒其雲梯數十座超
 首迎胡將黑龍大王超噉聲如雷一刀揮下斬于城下從兵
 各奪勇爭先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蓋幹离不終是
 勢大復聚兵攻陳橋封丘衛州等門而酸棗門困打尤惡虜
 將箭射上城如蝟毛綱督戰士卒亦有中傷者皆厚賞之時
 帝在祥曦殿聞報即遣中使至綱軍中勞問綱得上御筆褒
 諭并給內府酒銀梳綵絹等即頒與將士人皆歡呼願以死
 聞自卯至申殺虜賊數千人蓋幹离不知守城有備不可以
 攻乃鳴金收軍退師二十餘里典其下議曰我軍今深入其
 地不能得進此乃大失機也不如乘宋主初立因人請與講
 和若得滿吾所求暫且退師候有機會又作計較未遲不然
 四下兵集吾何以當之眾皆曰此計大妙次日遣一能言使
 者直入都城議和却說上在崇政殿與眾臣商議敵與金人

之策閣門大使奏知有金國遣使來議請和欽宗聞奏即頒
 詔命侍官引使入對使者朝拜訖出幹离不書進呈道其兵
 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起軍前議如
 何處和帝召群臣議之曰此事如何處斷李邦彥曰金兵勢
 逼勤王之眾未暇莫若割地請和庶救一城生靈李綱奏曰
 金兵不識時務孤軍深入我地數日交兵彼屢挫其鋒正恐
 四下兵會故有遣使請和之議乞聖明鼓舞三軍再延數日
 金兵知吾有備仍慮勤王師集是自取其敗也豈可與之和
 哉上曰朕日前因避狄之難惟恐其不和因卿力阻不果行
 今幸彼自求和何不可之有李邦彥力請議和帝意遂決因
 顧問眾臣誰可為使往金營議和眾臣皆未有應者李綱出
 奏曰臣願往上曰卿方治兵不可行只命李棖奉使金營仍
 令鄭望之高世則副之李棖既得旨即受命出朝往金營不

金兵教



揚操練



李梲見

幹離不

題李綱候李梲出因奏曰臣欲奉使往議和主上不允何也
 上曰卿性剛直不可以往今遣李梲奉使實因其通朕願和
 之意也綱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
 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
 此一舉臣懼李梲為人柔懦恐誤國事也且狄性貪婪無厭
 又有無人殺猶以為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以窺中
 國如朝廷不為之動措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如朝廷震懼
 所求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先安然
 後應安危之機願陛下審之帝曰卿言極善更須整飭三軍
 以防不測綱承旨退出却說幹離不自遣使命入城議求和
 以後每日操練胡兵以候消息是夜金營太史官報與幹
 不云帝星復明正映都城北隅宋朝國祚未滅幹離不聞說
 大不悅忽報宋欽宗使李梲來至幹離不聽得尚朝有使命
 來即擺列人馬却似水山安布營壘勝於鐵壁幹離不立
 面坐下李梲唬的身不敢舉頭不敢揚聲幹離不端坐帳中喝
 云尔今京城破在頃刻之間我如今收斂大兵駐紮於此不
 攻城者因爾主人年幼才方即位我欲存尔趙家宗社其恩
 不小尔既來求和要我退兵則當送我犒勞三軍之物黃金
 伍百萬兩白銀伍千萬兩戰馬一萬疋耕牛一萬隻五色紵
 絲一百萬疋尊我大金皇帝爾稱宋國主小姪趙桓百官皆
 稱臣剖中山府太原府河間府三鎮與我仍使一箇親王與
 一個大臣為質送我過河如此我兵方退李梲唬的噫而
 出不能措一辞金人笑之曰此乃一婦人女子尔自是有輕
 朝廷之心幹離不就使蕭三保奴耶律忠王泚與李梲入城
 索取求和之物李梲回朝見帝進呈金人所須之物欽宗聞
 奏憂悶終日太宰李邦彥勸帝如其數以與之且解京城之

李稅回



朝見帝

金太子與



康王射箭

危尚書李綱奏曰若依金人所索之數括盡天下之財尚且
 不滿其心何況一城之內金銀段帛牛馬焉能足其索數况
 中山太原河間三鎮為國之屏藩若割與之國何以立至於
 遣人為質宰相當行親王如何去得不如且使一舌辯之士
 與他議和延過數日以待天下兵來且彼孤兵深入亦欲領
 兵速回待他去時以精兵踞其後破之必矣欽宗聞奏正在
 猶豫之間李邦彥復奏曰若依李綱之言臣等皆被金人所
 虜即今京城破在目下何況執其三鎮之地城中府庫民間
 財物皆是他有何足與他較量李稅向前奏曰事已急矣陛
 下何必再思欽宗從其所奏乃避正殿徹柴燔竭盡內府
 庫藏金銀括借人家財物若有藏者斬之就將在京官吏軍
 民人家金銀段疋及客商樂戶之家盡取其財共湊得黃金
 三十萬兩白銀四百萬兩城中人家財物一空即修誓盟之

書稱小姪宋國皇帝割與三鎮之地錦段二百萬疋馬五千
 疋牛五千隻遣太宰張邦昌隨御弟康王為質於金營康王
 攝乃徽宗第九子常賢妃
 所生焉質者做前頭也却說康王與張邦昌到營見幹
 不邦昌恐懼只是流泪而已惟康王顏色不變言無屈詞因
 是金國諸將疑其非親王也及留虜營數日常與金國太子
 同習射康王連發三矢皆中筈連珠不斷金太子謂此必將
 臣之良家子假為親王來質語幹離不曰康王恐非真的若
 是親王生長深宮豈能習熟武藝精於騎射如此可遣之別
 換真太子來質幹離不心亦憚之後請遣肅王樞代為質康
 王遂得南歸

宋欽宗倡儀講和

是時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師涇原秦
 鳳路兵來會勤王熙河經畧姚古秦鳳經畧种師中折

師道勸



帝用兵

折可求等勤王兵近二十萬京師人心少安欽宗聽得勤王
兵來至喜甚開安坐門命李綱迎勞諸軍是時朝廷已與金
人講和欽宗問師道曰今日之事鄉意如何師道奏曰女真
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哉欽宗宣諭曰業
已講和矣師道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
叩拜同知樞密院事閣門大使連報金人需求物數不已日
肆屠掠百姓驚惶帝即遣李綱入議李綱奏曰金人貪婪無
厭克恃日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
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吾地猶虎豹自投陷
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並爭一旦之方若扼河津絕其餉道
分兵復取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
力疲然後邀取誓書恢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
勝之計也帝深然之即下詔大集勤王之兵用此機會適西

平仲面



見宋帝

陸大將姚平仲請面見帝上召見福寧殿厚賜金帛許功成
之日有不以之賞平仲請出死力夜劫虜營生擒幹肉不奉
康王以歸及出速破兩寨奈賊事已泄虜已夜徙去平仲之
志未遂姚古選精銳五萬人滑州進屯虜營之後克日併
力攻擊有必勝之道奈李邦彥力主和議姚平仲憤恨朝廷
無用兵意遂乘一青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
方得食後奔入蜀至青城山上清宮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
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葉者不能至乃解縱所乘騾得石穴以
居朝廷屢下詔求之弗得也至於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
人觀自言年十餘紫髯鬢然長數尺其行速若奔馬陸放翁
為題青城山上清宮壁詩云

造物因豪傑 意將使有為 功名未足言
或作出世賢 姚公勇冠軍 百戰起西隅

平仲騎馱



入青城山

金兵



回國

天方履中原 殆非一木支 脫身五十年
 世人識公誰 但驚山澤間 有此能豹姿
 我亦志方外 白頭未逢師 年來幸廢放
 倘遂與世辭 從公遊五岳 稽首食靈之
 金骨換綠髓 欬然松杪飛

按姚平仲幼孤從父姚古養為子年十八與夏人戰滅
 底河殺疲甚眾宣撫童貫召與平仲不少屈貫不悅抑
 其功賞睦州方臘作亂道君曾遣童貫討賊貫雖不喜
 平仲但心服其勇復取平仲偕行及賊平平仲之功冠
 軍不願推賞乃謂貫曰平仲不求官賞但願一見王上
 耳貫愈忌之他將如王淵劉光世若皆得召見獨平仲
 不得召見忌其功故也欽宗是時在東宮知其名及即
 位金人圍京城平仲以勤王之師來乃得見

却說金虜自圍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許割三鎮詔書及蕭
 王為質不待金幣數足遣使辭宋帝而去种師道奏曰虜賊
 今去其志必驕軍伍不整臣請以精兵臨河邀之無不克矣
 李綱亦奏請用寇準澶淵講和故事用兵護送之乃命姚古
 种師中折彦質范叟領十餘萬兵數道並進候有便利可擊
 則併力擊之時李邦彥恐諸將有邀擊之功密奏欽宗曰吾
 國祈與金國講和豈宜聽諸將邀擊之計以沮和議乃立大
 旗於河東河北兩岸上寫云準勅有擅用兵者依軍法諸將
 之氣索然矣金兵因得連夜退去京城圍解君臣上下遂忘
 前患各相慶喜同知樞密种師道聞金兵去遠厲聲曰異日
 必為後患因見朝廷更不思復用兵上表乞罷職欽宗允其
 請中丞許翰諫曰師道明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咸信服之
 不可使解兵權帝曰朕見其老難用故在其請翰曰秦始皇

許翰勸帝



任用師道

金國君



臣議事

因王翦老而不用只用李信後兵辱于楚漢宣帝用一老趙
充國而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
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
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其失利而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
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起師要擊之帝亦不聽許翰
歎息而出

論曰康王歸國之後虜帥為見种師道姚古姚平仲折
彥質折可求范瓊李綱輩勤王之師四集且為將取固
予之謀繼得許劄三鎮詔書且班師退去當時若使欽
宗信從种師道邀擊之請力任李綱護送之謀則金人
以孤軍深入必不得志而返雖檄召之來亦無再舉之
師矣借朝廷群儉用事李邦彥輩講和之說以苟偷安
目前正如寢於厝火積薪之上火未及然自謂之安迫

其勢燿重灼則焦頭爛額而不可救矣此二聖所以蒙
塵於沙漠九廟之所以淪辱腥膻者蓋自靖康虜退之
後猶有宣和之遺風君臣上下專事佞諛惡聞忠讜寇
至而不罷郊祀恐碍推恩寇至而不告中外恐妨恭謝
寇迫而不撤綵山恐妨行樂此宣和之覆轍可戒也柰
何幹澆不退師之後廟堂方爭立黨論畧無遠謀不爭
邊境之虛實而爭立法之新舊不辨軍實之強弱而群
黨之正邪粘罕已陷太原幹澆不已據真定朝廷猶集
議棄三閔地之便否尚持論於可弃不可弃之間金虜
所以有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誚也

却說金太宗不時遣想騎打探南朝消息回報言宋朝君臣
自我軍退圍以後君臣再不談及軍旅朝中老將解職閑居
全無人馬來往太宗聞知大喜與群臣議曰自我退軍以後

明報金



兵入境

三鎮地方又不與我且彼不知準備正宜責以失信復舉大兵侵犯南朝奪其天下豈不快哉衆臣者奏正奸稱此機會南朝無我敵手也太宗復遣大太子粘罕爲左副元帥幹密不爲右副元帥部領精兵二十萬分路南侵粘罕幹密不得命部領衆將離了沙漠直趨南方地界怎見的鎗刀密匙劍戰凌空人如流水急馬似疾風吹果是宋朝君臣不知守禦之策虜賊如入無人之境邊廷消息報入都城來時李綱諸大臣俱散居于外欽宗君臣聞奏各面面相覷束手無計中丞許翰奏曰陛下速詔種師中一路軍進師以救太原太原有失都城亦不可保欽宗即下命令使者逕取種師中以救太原使命領詔去訖却說種師中與姚古及張顥等諸將正在三鎮議論軍事聽的金兵大舉入寇欲分兵守禦忽朝廷使命詔進師救太原之圍師中接詔與下議曰都城保障本

師中遣



使復命

在大原太原有失都城危矣諸君有何高見姚古答曰金兵勢大難與力爭只宜深溝宜壑待其衆疲糧盡一戰可退也師中以爲然即遣使復命仍令軍士整厲甲馬以爲備守之計却說幹密不將至太原聞三鎮已有準備與下議曰太原閃隘阻阨誠難進不如輟兵由真定進攻雲中乘其無禦先襲了此處乘勝進圍都城太原兵必不敢離若得都城太原自當下矣衆然其計即日退回虜兵直犯真定時處望風而下都城聽得虜賊兵出真定欽宗大驚問於許翰翰曰種師中不遵朝廷逗撓軍機致有真定之失陛下可遣人責問使其能解都城之急將功贖罪如不然兩罪俱發上依其奏復遣使者詔退金兵使命直到三鎮宣讀詔書已畢師中大驚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近四十餘年忍受此爲罪乎即日嚴整甲士約姚古及張顥俱進兵相救自率精

師中金



將所殺

師中被



金兵殺

兵二萬出壽陽縣之石坑來救都城哨卒報幹离不三鎮軍
 出後來救都城之圍幹离不遣金將完顏活玄頌胡兵三千
 於要道截之完顏活玄引兵去了幹离不自以大軍邀其前
 却說神師中軍至殺熊嶺將及黃昏師中見山路崎嶇恐有
 埋伏令軍士分前後隊而行將轉過山坳一將湧身而出排
 列三千餘衆截住山口金鼓之聲震動天地乃金將完顏活
 也師中大怒罵曰無端虜賊敢仍猖獗若我救兵應援汝已
 受掄多日矣言罷挺鎗躍馬直奔完顏活玄完顏活玄揮刀
 來迎二將戰未數合完顏活玄抵敵不過望山後便走師中
 生力軍馬不知路徑乘勝追趕離大原一百里欲候姚古及
 張顥軍馬接應一日並不見動靜師中疑慮遣哨卒沿路期
 候師中之衆殺了半日金兵散而復合者數番師中以軍分
 右前二隊單立高阜處以待救至忽哨軍報知姚古及兵出

殺熊嶺其將焦安節不知虜賊虛實妄傳我軍大敗粘罕軍
 馬大至來襲其後姚古及衆皆驚潰逃走故與張顥俱失期
 不至師中聞此消息大驚軍士飢又甚虜賊知之悉衆攻右
 軍右軍崩潰而前軍亦敗走師中見勢不利獨以麾下死戰
 虜賊四邊人馬圍住鼓聲振地自卯至未所留總百人師中
 身被四劍力疲聞死可憐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
 軍無不奪氣是時金兵既殺師中其餘死者不可勝計幹离
 不因分兵攻圍京城太原愈急欽宗君臣聞神師中遇害深
 痛惜之日夕君臣只是預定保守之計金將選營中能言者
 於城下大呼責宋帝失信不割與三鎮地界豎起雲梯火炮
 攻城之具悉備粘罕屯軍青城復遣蕭慶來講和堅請帝自
 出城會盟帝與宰執商議會盟可否許翰曰虜賊狡計難測
 祖宗之地豈可胡亂與人陛下出城必無好散不如不盟之

彦慶戰



死城上

為愈帝然其議乃詔都水監丞李處權為報謝使以書詣金
營谷粘罕粘罕怒却而不受日夕攻擊京城被圍凡四十日
城中有卒名郭京者自言能用通甲可以生擒粘罕幹离不
等何樂孫薄英內侍等官皆傾心尊信於上前力薦之又
劉孝靖各募眾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闕大
將各効郭京所為是日大開宣化門出與虜兵接戰被金兵
分作四翼並進郭京脫身逃遁只聽火炮振天箭如飛蝗殺
得宋兵七斷八截各自逃生金兵乘勝攻進時救兵皆為唐
恪耿南仲遣還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
王宗楚兒勢頭失利引殿班下城傳呼救駕四壁兵大潰金
人因而上城統制姚仲友聞此消息引數百軍從交衢冲奪
以禦金兵為軍士所殺金將完顏活玄首先上城正遇宋將
何彦慶突出不及交戰宋兵大敗彦慶力戰死于城上內庭

叔夜刺死



完顏活玄

聞知大驚呼即下勅召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帥師入衛禁中
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張伯奮將前軍仲熊部後軍
共合三萬餘人與金師轉戰而前迎頭正遇完顏活玄叔夜
更不打話挺鎗直刺完顏活玄二人戰未數合被叔夜一鎗
刺死幸眾冲開虜兵又遇金將哈哩伯奮舞刀向前斬落馬
下金兵大潰叔夜父子連與金兵力戰三日士皆殊死聞得
至都城下叔夜從城下大呼傳報入內庭帝親與甲士御南
薰門見之遠觀叔夜軍容甚整即令開城門放下吊橋叔夜
父子入對上言賊鋒甚銳我軍寡不敵眾請陛下願如明皇
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高幸雍州時帝親任諸臣皆出於外
無可與謀者及聞叔夜避狄之請心下猶豫不決次日金師
大合虜眾攻上城來守城將士皆披靡四下崩潰金人併殺
入城焚燬南薰諸門城裏火光耀天金鼓之聲不絕百姓大

金兵焚



燒城門

亂京城遂陷衛士入都亭驛捉住金使劉晏亂殺之恐其為內攻也何巢親率都民保帝巷戰金人見宋將協力乃宣言議和粘罕即退師出城、中交兵乃止帝聞城陷乃慟哭曰朕不用仲師道言以至於此蓋春初虜之去也師道勸欽宗乘其半渡擊之牽於和議不從師道厲聲曰異日必為後患至是果如其言故欽宗悔不從其請也後南儒詠史有一詩云

陳迹分明斷箇中
兵來尚恐妨恭謝
丞相自言芝產第
如何直到宣和季
才看卷首可占終
事去方知悔夾攻
大師頻奏鶴翔空
始憶元城與了翁

金粘罕邀求誓書

却說粘罕次日遣使入城求兩式幸虜營面議和必欲得公

韓正接



見劉翰

直宰相給以割地使者入城進見欽宗起居畢進上粘罕書具道所以講和帝與群臣計議無可以復金營通使者叔夜奏曰此行非貧政毀學上劉翰不可帝即召劉翰通使金營翰領命出城巡至虜營來見粘罕金人報入中軍粘罕與國僕射歸正商議曰吾深愛劉翰之為人昔守真定真定庶民皆德之今來復使君若勸得他納降於我我當以重爵待之報尔之功亦不小也韓正曰國相勿令他見且館待之于城南壽聖院吾試將幾句言動之看其人如何粘罕大喜即依其議次日韓正遣人迎接劉翰進聖壽院中二人分賓王坐定少刻從人擡過筵席款待劉翰韓正舉請翰坐以上賓翰辭曰今乃主憂臣辱之時安有高坐上位以慢君命堅推不肯坐韓正曰國相粘罕以君名節動於朝廷故令小僕專迎候公公何必固辭翰見韓正意勤不得已就坐二人行酒禮

劉 翰



自 縊

至半醜韓正因謂之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翰曰偷生以事
二姓有死不為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為尚書僕射
得以家屬同行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翰聞韓正言知
粘罕欲留之意仰天大呼曰劉翰今日有是事平即辭韓正
歸舍令從者取過片紙書之曰金人不以我為有罪反以我
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今主辱臣死以
順為正者乃妾婦之道也吾必死於此書畢使信者密地將
歸以報知其子子名則即自沐浴更衣酌卮酒而飲之畢遂
縊死于長廊下次日人報知粘罕粘罕聞之嘆曰劉相公真
忠臣也即令其下具衣衾棺槨葬于寺之西岡將斂屍之際
死近十日其顏色如生

綱目斷云劉翰死義表表無疑然何以不善死之而書
自經狗名責實也夫以金雖桀黠不能以威屈翰

金人埋



葬 劉 翰

受命館伴以善諭降規其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
為之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沐浴更衣酌酒自縊
何從容也故特書自經于金軍以著其死節之實
若曰翰之忠義為虜所服虜不能害而翰之自經
云爾

却說粘罕已葬了劉翰仍遣金兵入城搬挈書籍并國子監
三省六部司或官制天下戶口器皿人民財物又遣人搬運法
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鐘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
有少遺是月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千貧民飢餓布滿街巷
死在天津橋駐劄民不敢過壯者則剝脫而殺之婦女羸
者在晉之城中百姓皆閉戶不敢出入金人遣使入城言國上
有命於京師中選擇十八已下女子一千五百人以充後宮

金人擄



掠女子

金使逝



書宋帝

祇應金人於逐方巷井四廂集民間女子揀選出城父母兒女相顧不肯離別號泣聲動天地其女子往往為金人恣行淫濫若不忍言靖康二年正月初一日粘罕遣人入城朝賀頗不為禮宋臣多有懷不平之恨者金使賀畢奏稱相國請車賀至軍前議事欽宗曰尔先回復相國朕與眾臣朕議約赴軍前使者碎退出城見金將言宋帝議約再會軍前粘罕怒曰宋帝生死在吾手尚敢如是復遣使將北國皇帝所需之物榜文入城曉諭庶民金使領命入城將北國皇帝榜文掛在通衢曉示

榜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好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立限支用不許推延却說欽宗每日內庭與一二大臣籌慮其事文聽得此消息

計無所出只是悲泣而已內侍奏曰陛下錦綉都城尚不可保何況金銀乎乞照數典之免生異變帝曰內帑銀糧支耗已盡民間不堪再割此事如何借置君臣在禁中商議未畢忽人報金人執開封府尹何臬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鏤細等星銖無餘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法殺之欽宗聞報仰天呼曰寡人得何罪愆使下民受如此塗炭言罷淚下沾襟內侍皆來安慰之次日出便殿復奏金使持北國皇帝書來請兩朝皇帝欽宗請軍前面議可否帝命宣入侍官傳詔金使至便殿進上北國皇帝書欽宗與眾臣接過折開視之書曰今已渡汴梁二帝不可復居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為天水郡王少帝為天水郡公於東宮外築臺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害不到軍前共議申奏

宋帝看



書流淚

自姓瓦



畏范瓊

宋帝君臣看書意已畢沉々半晌無語金使又言國相元帥
 數々遣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
 手詔陛下之意如何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
 則福逆則禍陛下為奸臣所誤以至于此尚復取臣下之言
 恐禍在不測况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兩人反戾無狀
 頃之使者辞色俱厲不拜而退欽宗曰宗社危矣尔眾臣所
 見如何侍即李若水奏曰金人不道大肆猖獗今禍構已深
 矣陛下何惜一行未知太上皇主意如何陛下可往更議之
 欽宗猶豫不决惟長吁而已内使連報金國元帥遣部左統
 軍即游龍將甲兵騎七百餘人至内門要見聖上甚急帝命
 左右宣入郎遊龍進入未及内庭厉聲曰國王前日已曾遣
 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
 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遣我來見國王其事如何伏

取指揮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
 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尔且退即遊龍曰陛下下十一日若不
 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議也復白帝曰我眾人馬七百餘
 人欲得少犒設每人要金一两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帛
 已罄盡乃於宮中索得金銀等八百兩與之即遊龍不謝
 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營百姓數萬人扼車駕曰陛下不
 可輕出若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曰
 皇帝本為兩何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營旦去暮返若不使
 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罵投瓦礫擊之瓊以
 劍殺死數輩蓋攀轅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軍吏止帝
 於小室曰元帥睡尚未起可俟於此容移時有小黃頭奴至
 曰元帥請國王帝徒行至堦下粘罕下堦執其手曰臣遠夷
 酋長不知中國禮義曲折乃揖與帝升階命左右賜坐帝面

宋帝入虜



營見粘罕

番奴進



酒宋帝

西粘罕南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帝祇應者
 只有王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國詔書
 白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顧何事不可粘罕
 後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歸幕等候北朝皇帝聖旨
 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問左右可白元帥令
 吾歸宮左右白帝曰元帥造表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
 帝默然左右又進酒食命伶人作樂帝吁噓不能食夜闌寒
 甚惟帳風急坐不能安倚案凭坐左右勸勉帝泣涕而已俄
 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王同元帥發表引帝至帳下旋次
 非階惟有一案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視之其
 詞曰

臣姪南宋國王趙基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基同父
 退避大位淵選宗中賢君立以為君敢不遵從今同元

帥申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請
 候允從日別具申請

書後復請帝署名帝從之緘帷帳下馳一騎旗素馬前去
 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西向帝東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
 至粘罕與帝並起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堦坐西向相揖各
 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命也傳宣至此催促陛
 下議論事帝唯唯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盃紫衣曰
 陛下且宜止此晚刻我有向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
 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尚同坐復飲
 帝歸至幕天尚未明少憇几上寒不成寐左右侍帝有綠衣
 者語帝曰早聞紫衣人乃北國皇后弟也姓野耶名多被
 今為十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上今暫來此要往來東京取選
 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即北去也帝不答少刻天

宋帝迎



見統軍

番奴送



帝歸幕

明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見紫衣人帝與之
坐語不可曉但呼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奉
大盃連飲四五盃帝亦舉一盃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安
也長揖而去上在幕中五日累欲歸粘罕止之且言候
皇帝回命到日方可歸次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并
坐有吏持文書名案牘者示粘罕階下刀斧簇一紫衣
人帝視之乃宗正士侃也粘罕使人謂士侃曰今命汝入
可說與你南國宰相於趙姓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
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名密地申發以准備金國皇帝聖旨
到來別立賢君言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人至階下粘罕
使人謂曰汝於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於
其中作二王宮宜速置辨言訖指揮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
指揮事一一從命客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

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促左右進酒帳下有
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為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
聖人也吾安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個樂人楚太
宋人今日嚙奸公事粘罕言罷自笑而止因謂帝曰來日教
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五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來請陛下
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早有綠衣者來謂
帝曰元帥有命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
軍門遙見禁衛列于外車駕入城金人標掠尤甚小民號泣
夜以繼日看後如何

宋徽欽北狩沙漠

帝自金營回往攝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
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
毒殺身不是以塞責今北兵見迫日以擇賢為君臣與陛下

宋帝回朝



見太上皇

番使迫宋



帝入金營

吉商其之且以弟康王爲主不失祖社稷幸之大也時帝
 妃侍側即康王母也言曰二宮今所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
 待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
 校計必來止於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
 師惟陛下熟計之欽宗父子與后妃正在議論未決忽報粘
 罕遣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帝前曰今奉北國皇帝所有
 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帝及
 太上皇并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上皇未出賊
 不妨請帝先至欽宗聞報甚有難色不肯復行何樂李若水
 等勸之行乃不得已辭太上皇備車駕與司馬村李若水等
 出幸金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
 立異姓爲王遣人持詔書示帝遠不復可辨使人降曰北
 道人小門至一室離落路缺守以兵力自辰至申未得食帝

涕泣而已至暮番奴持食肉一盤酒一瓶於帝前曰食之
 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父母且夕與汝相見
 矣其夜無床席可寢但有木堯二條而已亦無燈燭窗外數
 聞兵甲聲時天氣寒凜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曰太上
 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傍間小道而去帝欲
 前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其哀後人過龍德故宮有感而賦詩
 一首

萬里銜輿去不還 故宮風物尚依然
 回闔錦綉山河地 一片雲霞洞府天
 空有遺愁生落日 可無佳氣起非煙
 古來國破皆如此 誰念經營二百年

却說元帥粘罕既已幽拘欽宗又遣人入城催逼皇族后妃
 諸王累上至軍中日夜不絕上皇帝具居后妃諸王有不

二帝同



坐向大

若水大



罵金虜

得相見惟鄂后朱后相從數日上皇乃得與少帝相見共居一室時風寒地水夜宿竹簟侍衛人見帝若寒取茅及黍穰作煖典二帝同坐向火至明粘罕令左右將青袍迫二帝易服以常服之服逼二后易服李若水是時從少帝扈駕至北見金人以服典二帝易抱持而哭大罵曰死狗輩不順天意辱我大朝衣冠使若水有寸刃在手今日肯與你干休金人怒甚將若水拖出曰大朝皇帝且不敢出言語尔乃一隨侍官敢出狂言辱吾哉言罷衆金兵以戈杖亂擊之若水以手格閉敗而氣結仆于地金國主將粘沒喝令曰衆人不得無理因扶起謂之曰必使侍郎無恙且寬柰若水抱憤絕不飲食幾數日或勉之曰事無可為者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若水從者亦慰解之曰公父母年紀高適若肯降他久後必得回去看視豈不強於不得相見乎若水叱之曰吾不顧家矣豈止望見父母耶忠臣事君有死無二然吾親已老尔等歸家勿即言我被害之事令吾兄弟徐言之可也後旬日粘沒喝召之計事若水歷數其過而罵之曰我南朝天子仁厚慈愛天下之人載宋厚澤未泯他日勤王師至使尔輩無噍類矣唯恨吾不得見也粘沒喝令左右擁逼而去若水反顧罵益甚金兵逼至郊壇下若水知事不免謂其僕從謝寧曰我為國死乃人臣職耳柰何并累尔衆人可速走吾不能死汝也又罵不絕口監軍者搥破其唇若水嘔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歲同時司馬朴聞李若水遇害亦不食數日而死謝寧得走歸言其事無不下泪者粘罕謂群胡曰遼國之亡死義之臣甚衆南朝惟見李侍郎一人而已及葬得一詩於衣襟

若水



胡馬南來久不歸
功名誤過等雲過
每事恐貽千古笑
艱難重有君親念
山河殘破一身微
歲月驚人還雪飛
此身其與眾人違
血淚班班滿客衣

死節

自此以後二帝二后每日惟得一食一飲而已粘罕使張邦昌受偽命即位僭楚催促太上皇北狩粘罕又遣騎吏持書示少帝言上皇已先行矣元帥人遣汝等起京朝皇帝來日起行次日早騎吏帝馬三疋令帝及二后乘之二后素不能騎吏遂掖而乘之路傍見者泣曰皇帝父子比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大平也因上羨飯二小盂太上及帝朱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人皆衣青袍太上皇與少帝迤邐此行反顧二后皆不能任驅馳因而泣下作鷓鴣天詞一闕以自遣云

二帝下

詞云幾年獨立禁宮春花落閉庭舞袖影宵柝空聞傳前土曉籌無復報鷄人離鳳闕跡胡塵天涯回首一沾巾翻思破國忘家恨眉壓重瞳帶淚顰
上皇歌畢父子不勝歎歎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金人促之行道次黃河憇息于驛舍中適見壁間有詩一律不知何人作也二帝拭淚而觀之詩云

二紀中原作主人
其心屈辱通金虜
費帑勞民成貝徹
可憐自二山河階
窮奢極欲正紛紜
不耻虛無號道君
糜兵蹙國望燕雲
火烈崑崗玉石焚



馬看詩

二帝觀之自覺悽慘惟俛首長吁而已次日將渡黃河至信安縣有番官澤利者監押同行忽見一人身穿戎褐紵絲袍脚穿皂靴頭帶小巾執鞭從後趕來從人報知乃信安知縣

番奴救止



持酒肉來奉獻二帝澤利大悅即在中途設牛酒與二帝妃后等同坐對酌飲食移時澤利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曰妾生長深閨不諳歌唱澤利怒曰你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將起歐之后不得已嗚咽涕泣持盃作歌

歌曰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奉樽觴今委頓兮

流落異鄉嗟紅顏兮命薄如裳

歌畢上澤利酒澤利笑曰詞最妙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掩面再歌曰

歌云昔居天上兮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

身辱志兮恨何可說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

歌畢朱后欲自投庭井左右救止之遂起行一路迤邐備極艱險已到燕京朝見金主行滿臣禮金主令二帝出居驛舍

朱后



聽候指揮一帝退出居驛舍中金主以兵守之所給來飲食惟酪漿牛脯而已二帝悲不自勝朱后泣曰陛下昔居汴京錦衣玉食奈何不死社稷偷生至此其何能堪二帝默然足夕后有經死於驛中二十歲二帝哀痛極慘翌日北国皇帝降旨封上皇為昏德公少帝為重昏侯二帝北向拜謝即仍押赴井肅軍安置時盛暑帝后只是徒行辛苦萬狀未幾金主有旨又遷靈州此去漸至沙漠之境帝后寢食不安形骸骨立無復有貴人相矣上皇含淚口占一絕云

黃雲衰草路漫漫

神語飄零家萬里

朔氣凌空透軀寒

何人借劍斬呼韓

二帝經行已久是夕空于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首吹笛其聲嗚咽特甚上皇愴然口占一詞

詞云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絃

自縊

二帝相



管暮列笙笛花城人去今滿索春夢遶胡沙家山
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太上謂帝曰汝能廢乎帝乃繼韻曰

詞云寢傳四百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折

地忍聽揚琶如今塞外多離索迤邐遠胡沙家邦
萬里伶仃作父子向曉霜花

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或日所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風四起
黃沙白霧日出尚煙霧至西沔州居數日金王又命遷五國
城安置二帝得首迤邐又向北行二日始達五國城下二帝
輕步入城頗與西沔州相類城中荒殘民家皆不成倫次二
帝在城隅驛舍中居止忽靈州有人公幹來五國城事完還
來驛中探望二帝二帝者其容貌若漢人規模因問之其人
下拜曰臣本漢兒人也臣父昔事陛下為延安鈴轄周忠是

向哭泣



二帝入

也元符中因與西夏交兵臣父子為西夏所獲由是皆在西
夏宣和中西夏主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被金人所執臣
因降之今為靈州總管臣之地方近我中國往者有人來說
大朝自陛下駕離已後稍有復與之兆臣聞陛下在此駐畢
故來報知願陛下勿泄二帝聽此消息暗喜問之曰爾既是
我中華不札宋德而來見我朕有一忘密事與你商量爾肯
應承否其人叩頭泣曰臣父子實負君之大恩無由可報今
日就使赴湯蹈火臣亦不敢辭也二帝曰我初幸金營之際
朕親書數字藏於衣領中因金兵監迫緊急不得帶見康王
爾今肯代朕帶去報知康王實見卿之忠義也其人曰即今
河北曹勉在靈州每與臣議欲逃歸臣漏洩回去令此人帶
回必不致悞陛下可速將來二帝即將莽衣一領捲包密封
付與漢人曰慎勿漏泄漢人應諾數聲接過包封抽身走出

五國城

五國城

幹離不



起胡兵

哨報金



兵入寇

驛來逕回靈州不在話下後來康王得此信息建位中興豈非天意耶使康王不惑於小人專任岳飛等將那時金人喪氣宋室復振豈有中華淪沒於夷狄微歛流喪於沙漠之事乎惜哉

宋康王泥馬渡江

靖康三年北國皇帝降旨幽二帝於五國城遂着令四太子會幹商不復南侵却說幹商不正在虜營練熟軍馬又得金主行來到令部兵南侵即與衆將議曰乘此秋高馬肥正好用兵即分探諸胡兵十萬從太原進發哨馬報入中華百姓依前驚亂四下逃生幹商不大軍至真定預先遣人以書報康王來軍中議和方且退兵不然大軍直抵汴城寸草不留却說康王自太上皇北狩以後每日與一二親臣議論軍旅定奪復具之計忽聞邊報金兵又大舉南侵憂慮不知所出及邊關報急羽書交馳有汪伯彥黃潛善率衆臣入靖康王出都堂議事次日康王始出都堂理政與衆臣議曰虜寇勢極中國屢困今領大兵南下邊廷受圍百姓驚竄又遣使人復請議和此事備衆臣有何高論王雲曰賊勢浩大彼強我弱往年正因不得親王詣金營立盟誓致有屢屢反復用兵之故使天下蒼生不獲寧居今元帥幹商不遣使來召殿下詣軍前講和殿下莫惜一行斯能杜絕後慮康王默然汪黃二人繼進亦請康王親行方有定議康王曰父兄之仇誓不戴天若吾再往金營則天下付之誰人且國事當決之元祐皇后豈臣子所得自專王雲曰殿下此行亦爲社稷故也就使奏知皇后必見聽久如不然則宗廟天下決難保矣康王本慈仁柔懦無決斷者因見王雲等言爲社稷蒼生之故只得依其議下命王雲爲副次日逕離汴京大小官員隨從出

衆軍交



殺王雲

康王逃



入古廟

城康王心猶遲疑未即行王雲動輒張皇賊勢又以彼強我弱爲辭迫脅康王登車畧無君臣之禮從臣無有不恨之者康王啓行道經相州有宗正少卿宗澤聞康王車駕至迎候馬首具問殿下所行之由康王告以詣虜營議和宗澤驚曰此行誰保殿下往康王曰王雲同往澤曰王雲惟一婦人耳豈識大臣禮澤於康王前力劾其有辱使命乞誅之以爲後勸王雲方欲辨明而衆軍已交手殺之矣宗澤力諫康王不可比去往時蕭王已爲姦臣所誤大王可復誤耶此行必無還理不如暫留審視國勢以圖恢復康王遂從宗澤之請不果使北將爲潛歸之計後人讀史至此有詩斷云

宋室頃危勢漸離 康王奚忍棄邦基 臨岐不是忠貞諫 預失中原未可知

却說幹闥不自遣康王歸國後心甚悔之既聞康王再使即遣使捷騎借道而進催行是時康王出密離相州欲達京師見元祐皇后以圖恢復單騎躲避不與人知焉金兵探知其出離相州率鉄騎日夜追趕却說康王自離相州亦恐金兵後襲只向大路逃走前至磁州地界行得困乏見路傍一座古廟樹木蒼陰康王仰首看廟門牌額見大書金雀府君廟四字按雀府君者是東漢時雀子王也時嘉應侯號曰應王康王逕進廟中不覺神思困倦依神厨內假寐少時近二更時分廟門外數十鉄騎槍入廟來舉起火把於廟中四下搜究康王寤寐中略聞似金兵號令遍尋片時鉄騎數十人內有云必定走去也可速追之衆人一齊出了廟門康王始安心但聽的塔下蛩聲唧唧寂無人語听正欲睡去忽有人喝云速起上馬追兵復至矣康王茫然驚曰此去無馬奈何其人口已倚馬矣幸大王疾速加鞭康王豁然抽身出外環顧星光之下果有疋馬立於

入古廟

金兵入



廟搜尋

仍將身一跳上馬加上三鞭其馬負康王飛騰而走天未明已近夾江遙望江水大浪滔天拍岸聲鳴康王見無船渡心驚惶只得趨起馬韁再加一鞭其馬湧身而過即渡了夾江康王至岸時見馬僵立不進天明視之乃是崔府君廟門外泥塑馬也康王大驚遂步行問鄉人此何處鄉人道此磁州也康王暗計其行程只一晝夜行七百餘里始知崔府君神力所助即今磁州夾江傍有泥馬廟乃宋康王所建遺跡在焉

後人有古風一篇單詠泥馬渡江事跡

胡馬南來衰宋祚

樓臺歌舞春光暮

玉人已去酒卮空

一曲當年隨帝輅

誰想奢華變作悲

龍爭虎鬪交相持

京城鼙鼓旌旗急

燥風逐入將士離

康王泥



馬渡江

親皇妃后俱遭遣
黃雲白草蔽胡塵
致令天下勤王心
欲悅天戈回日月
金陵氣運留英王
夾江夜走有神駒
崔君廟畔樹蒼蒼
中興事業渾如夢
却說康王既渡夾江不敢遲緩行至一庄竟肚中飢餒逕奔人庄中略求漿飲俄有一老嫗自內出迎延康王入草舍中坐定老嫗曰官人少息待老妾往鄰家乞火即來言畢逕出庄外去康王坐了片時不見老嫗回來心下驚疑不移時老嫗復返因問康王曰官人何來願聞其畧王曰吾為商於磁

義士忠臣無計轉

促去銜鮑閉塞遠

臨岐懷憤嗟怨深

中原奚忍見傾沉

竟產英雄獲相遇

神駒英王今何處

行人經過幾斜陽

盡付漁歌在滄浪

李母進



飯康王

康王拜



接蠟詔

全象古事志傳

相二州間因為金兵劫擄以至於此嫗曰官人非商旅也莫是官中親王否前數日有胡騎追趕其人於路不絕適早間又有四騎來追問有康王由此經過否吾已論音移之曰康王已過此兩日矣你追逐不及也追騎聞妾之說舉鞭擊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已回去矣大王且安心容進酒飯康王因問嫗姓氏嫗但泣而不言康王再三詰之嫗乃曰妾世居磁州止生一子名李若水仕宋朝為侍郎之職近日因隨大上皇重駕北狩死於虜軍吾兒得為忠臣妾不恨矣妾聞磁相二州留守宗澤在焉城中食足兵強天下事尚可為幸大王此去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康王為路費康王受之相向而泣即日辭別老嫗而去行一日磁州宗澤遣人迎謁有姓趙道晉康王駐蹕話分兩頭却說元祐皇后自居延福宮不理朝事幾一年及張邦昌僭位群臣議復請元祐皇后垂簾

政及聞康王至相州朝廷方議畫河請和遣聶昌往河南路耿南仲往河北路俱為割地復聶昌與金虜至絳州絳人殺之耿南仲同虜使王訥至衛州衛人殺王訥南仲遂奔相州見康王具道衛人殺虜使之由康王本不喜南仲為其來奔寬容之遣其連衛擄榜召兵勤王河北諸路聞康王欲圖興復有榜曉示人心思奮一日康王坐府中謂幕屬曰吾夜來夢見皇兄脫所着御袍賜吾、即解衣而服所賜袍此何祥也官屬各曰黃袍加身乃是佳兆當王殿下後有九五之分言猶未了報京師有使命來康王召入問之乃武學生秦仔齎蠟詔命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為左右副康王捧詔嗚咽號泣遥望京師拜受軍民感動哭聲大震次日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招集人馬不數日四方豪傑爭應將有萬餘人康王下令分為五軍屯札話分兩頭且看下

岳飛射



中三矢

岳飛祭



祀周同

回分解

岳鵬舉辭家應募

却說相州湯陰人姓岳名飛表字鵬舉世以農為業其父岳和能勤儉節食以濟飢者耕田有侵其地界和即割典之亦不與辯人借錢穀有負其債者再不索取由是鄉人皆感德之其妻姚氏尤賢生岳飛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為名未滿月黃河內決大水暴至飛母抱飛坐在甕中隨水衝激及岸邊子母無事人皆異之飛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生有神力十二歲時能拽三百斤弓八石之弩嘗射於豪士周同處一日周同聚集眾士于平野較射周同自逞其能連中三矢指謂飛曰若能如此方可言射飛曰請試同即付其所射弓與飛接過弓來離紅心一百餘步左手挽弓右手架箭然飛終是方大初

弓一發破其簪再發而中亦連中三矢同悅曰觀君之力較君之射當以功各顯世也飛拜謝盡得其術能左右射隨發隨中他人皆不能及同既死發每遇朔望旦親到其墓悲哀痛哭嘗賣衣服與人旋取酒肉紙燭到周同墳上祭奠拜哭罷挽引射三矢後再拜而泣隨埋其祭肉在墳塚之側徘徊哀切片時方歸每月朔望皆如此一日其父問他要這衣服飛終不言以技責之亦無抱怨其父候他出外暗察之才知其所為父問飛云尔所從人學射的多有死者為何單只泣祭於周同之墓飛曰向日周公獨愛我厚不消數日盡教我射法今惜其死無以酬報但於朔望日祭之以盡其禮父又問曰墓前射三矢者為何答曰射三矢者知吾射法由周君而精父又問曰埋祭肉者為何答曰此祭肉乃周君死享飛不忍用父憐之撫其背曰使尔得為時用必作徇國死義之

岳飛投



見劉浩

劉浩引岳



飛見康王

宋史岳飛傳

士飛對曰但將父母遺骸上報國家耳其父漢曰子能如此
吾無後憂矣靖康間見胡馬蹤橫宋兵畏縮鄉中奸漢皆來
就他入山為寇飛謂之曰大丈夫不著芳名於史冊而為鼠
竊狗盜偷生於世可乎乃令人於脊背上刺盡忠報國四大
字以示不從邪之意后有人來尋他就將脊字示之以此相
州豪傑多不從盜及聞知康王在相州招募軍士其時父和
已死乃番妻李氏侍養老母自碎家前來應募因投見劉浩
劉浩看岳飛一表非俗人材出眾心中暗喜因問壯士鄉貫
姓名飛曰離相州七十里湯陰人氏姓岳名飛聞康王開大
元帥府招募天下英雄飛志圖報效不辭勞苦而來所期有
在故願投見劉浩曰壯哉急下階以手携飛于上坐曰素聞
閣下擒劇賊陶俊賈進和之名未曾識而今來為國出力非
獨某一人之幸實天下壯復之幸也我明早引見康王必重

用閣下飛拜謝次日康王升府堂眾官僚參見已畢劉浩引
進岳飛上拜伏階下浩曰昨日此人不憚馳驅遠來應募臣
覩其蘊材智充裕實堪任用故敢薦來見王康王見岳飛果
是壯貌魁梧大悅謂飛曰今磁相二州界上盜賊猖獗與你
數百騎前去收捕候有功捕爾官職岳飛得令即拜辭康王
領軍出離相州忽哨馬報見有賊首吉倩聚眾數十萬劫掠
州縣岳飛見說遂札下人馬分付手下不可亂動待我領四
人前去收捕此賊言畢部四騎徑奔賊營守寨門者支當不
任直到吉倩帳前下了馬眾賊驚恐一時不知誰人岳飛呼
吉倩等謂之曰如今胡虜不順天道圍逼京師欽宗蠟丸詔
旨命御弟康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招兵募馬入救京城有
功者就便陞賞爾眾人正好輔義立功留芳史冊享其富貴
傳于子孫豈不羨哉若從潛居草莽偷生為活豈是久長之

岳飛折



箭前自誓

計吉倩等素知岳飛之名且被其志誠所感即置酒款待岳飛亦盡其情而飲全無疑慮吉倩忽然淚下起謂飛曰我等搶掠相磁二州作禍深重今受將軍來招倘隨將軍去雖康王見恕相磁二州豪傑必然殺我不如且潛身於此苟延歲月以盡餘喘矣岳飛又曰康王以仁義率兵招納四方豪傑賞罰最明誰敢違軍令擅自殺人以報私仇者乎岳飛對天折箭為誓若有誤殺尔等上天后土可鑑予與此箭同飛開諭再三賊皆受命內有一賊起身大怒高叫曰吉大哥休聽此言而自送死言罷向前以拳臂岳飛岳飛大怒只一拳正打着賊人左眼血流滿面睛珠突出賊人倒地岳飛進前左手扯住吉倩衣領右手拔劍謂吉倩曰尔等若肯從我反邪歸正萬事皆休若道半聲不從尔今性命只在目下吉倩驚恐双膝跪下曰願隨將軍歸順其餘賊黨羅拜於前乞求

康王叩



禱天地

寬恕解甲受降者凡三百八十餘人同到相州進大元帥府拜見康王康王大喜就封岳飛為承信郎吉倩為偏校其餘皆受重賞此兵就與岳飛管掌康王遂命延禧草詔曉諭諸郡不數日河北都漕運張懿京東漕運黃潛善各領兵來會惟中山慶保二處被虜攻圍不得達元帥府康王又遣使命招劇賊楊青常景等皆來順應又得萬餘眾自是威聲大震中原有復與之勢矣康王尅日統眾離了相州欲速救京師之圍大軍前抵黃河哨馬還馳報黃河未凍不可渡眾軍相顧驚愕康王即下車步行至河邊密禱於天地河神曰康王本為父兄受莫伸之辱黎元罹無辜之禍京師告急社稷傾危使祖宗靈氣未泯天意復回此河即凍渡吾諸軍如其不然隨受汨沒康王禱畢忽見濃雲布密朔風競起吹得岸上人馬寒不可立片時間風息雲開眾人視黃河盡皆凍合康

宗澤引兵



來會康王

康王領



兵出城

王大喜速令諸軍渡河不移時衆兵渡了黃河將近開德地界前軍報山坡後旌旗飄舞戈戟如銀不知何處軍馬康王驚疑且看此人是誰身懷忠義膽志敵千人軍乃磁州晉守宗澤是也因得康王草詔部兵二千餘人自磁州來會正好此間相遇康王撫慰之曰自離相州已避金人追捕之厄今日復得與留守相會實天幸也澤笑曰深賀大王脫金人之禍誠出崔府君之默祐也康王亦以爲然是日大軍進入開德府會集各處兵馬時信州府守臣楊祖募兵一萬馬一千疋至潞州知州王麟領兵一千繼至有張俊首傳楊沂中田師中皆領兵至康王大喜重頒賞賜犒勞諸軍次日康王再駕離開德府將抵李固渡哨軍回報李固渡有金家人馬守把不能前進康王問報失色問曰誰可退金兵保車駕過李固渡言未畢麾下轉過劉浩向前言曰臣奉一將可退金兵

以保車駕無虞王曰誰人浩曰昔在相州收捕強盜吉倩者見居承信即岳飛此人可去王曰然即遣人宣過岳飛令將所領人馬前往李固渡勦退金兵賜飛盔甲戰袍鞍馬兵器飛受賜即拜辭康王領兵出城依水草屯下大營分付部將吉倩等曰金兵雖是人衆彼以我南朝無人敵對其志已驕你來日初陣湏用出力我引兵從後救應必不致悞如違吾令者立斬衆人得令俱各整備出戰不在話下

朱高宗金陵即位

却說岳飛次日却領衆軍在李固渡平川間排下陣勢遙望見金家一座軍營緊靠河邊屯扎沿河俱列旗幟各有營寨只不見金兵來往不知何意岳飛曰此金將知我軍來按兵不動待我兵過了渡却舉暗號那時人馬方出與我敵對尔等且照各守禦待我對敵之時隨機應變岳飛號令未畢

岳飛殺



帖木兒

康王過



李固渡

忽沿河甲光映日旗影翔天早有一員金將一匹馬跑出營來飛視其人黑臉剛鬚睜開環眼乃金將完顏帖木兒大叫一聲宋家不伯死的敢來爭我李固渡有強者出馬只見宋陣門旗開處一將當先乃岳飛副從吉倩出馬吉倩更不打話舉鎗直刺完顏帖木兒拍馬舞力來迎二騎相交戰不到十合完顏撥馬望本陣逃走吉倩見金兵陣動勒馬從後趕去將近金營完顏放起信砲只見四下伏兵盡起把吉倩圍在垓心吉倩見氣勢不利撥回戰馬突圍而出直奔回宋營完顏率金兵亂殺將士正遇岳飛救應軍到阻住金兵岳飛怒氣激烈大罵曰獠奴不順天道與岳侵我中國苦我生靈今日早早席捲而逃萬事皆休如不然止教尔輩身膏草野命返黃泉完顏帖木兒大怒曰尔宋家有甚強將放出大言舞力直奔岳飛岳飛舉鎗來迎戰上數合岳飛賣箇破綻

虛掩一鎗往東南而走完顏帖木兒不捨一直遠來岳飛看其來得近按住金鎗起鋼鞭望金將當門打下完顏帖木兒措手不及奮身一倒只見眼睛突出腦髓迸流死於馬下岳飛既打死完顏帖木兒驅動眾軍亂殺七死金兵僵屍數里奪得輜重牛馬等物岳飛鳴金收軍遣人報知康王請車駕過李固渡却說宋王得岳飛捷音大悅重賞其功轉陞飛為成中即下令大軍過了李固渡進大名府屯札忽羽書馳報東京圍困將危急會兵來救康王聞此消息與眾將議曰目下大軍尚未到東京求救仍緊尔眾人有何高見劉浩出曰臣願先領六救東京之圍大王可會集軍馬隨後赴應康王曰必須得智勇之將副之乃可行言未畢班將中轉過一人出曰臣姓不才願與劉浩同往康王視之見其人身長七尺腰大數圍面如傅粉唇若抹朱鼻似懸膽眼似刀

李固渡

一

康王賜岳



飛酒三盃

裁端的智勇並兼武文皆備此人是誰乃是成中郎岳飛也
康王一見大喜曰得君同往寡人無憂矣賜酒三盃着與劉
浩齊救東京以岳飛為前部先鋒劉浩為前部主將點起馬
步精兵一十萬即日起行劉浩二人領命辭康王出離大名
府部眾軍分作三隊望東京進發將到滑州扎下營棚劉浩
謂岳飛曰將軍可乘我戰馬帶領百餘騎往黃河邊境上哨
探金兵聲息如何然後我這運方好進兵岳飛即辭別主將
率領人馬前到黃河北岸暫將人馬休息片時彼時黃河已
凍金兵忽然大至眾人驚恐便欲勒馬奔回本營飛謂眾曰
金兵雖眾不知我軍實我若回走賊人便知我兵少勢虛乘
眾來追我等死無葬身之地今趁他人馬纏過黃河隊伍未
定偶然遇我不知我有多少人馬爾等扎住了陣脚各下馬
甦歇觀我殺之必然取勝岳飛言畢騰身上馬單刀匹馬衝

岳飛殺



死金將

入金家營裡來正遇一員裨將舞刀而前望岳飛向門砍下
岳飛大怒更不打話用神力將刀直砍將夫只一下不想正
中虜將的刀人刃有二寸多正在搦拽之間那岳飛再展神
力把刀拽出來只一橫剛過去把虜將的頭連甲帶頸砍落
塵埃胡兵見殺了主將各亂散逃走岳飛砍下行將見其陣
亂荒催動戰鼓眾將一齊向前殺得胡兵橫曠野血流成渠
眾軍願倒戈納降者聲振山岳于是岳飛鳴金收軍奪得馬
匹輜重不可勝數回劉浩具以破賊之事說遍且將軍功勞
逐一記之犒賞已畢劉浩將岳飛功勞奏聞康王大喜陞岳
飛為秉義郎于是移前後軍馬屯扎于濟州不題話分兩頭
却說金國遣吳玠音堅莫傳入京集百官議立以姓執僉書樞
密院事張叔夜御史中丞秦檜以去時推立異姓眾莫可追
邪那昌乃復遣謝克家往迎康王不久謝克家曰張那昌如

光世張深



拜見康王

康王南京



坐皇帝位

天命人心皆歸大王遣臣迎大王往金陵即大位王意未決將師中轉過副元帥宗澤曰張邦昌陰與金人結交而即偽位今日此賊恐天下共誅之故有此請其言未可深信伏望殿下開府於南京其金陵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之中容易漕運王允其請就命宗澤部領各營將士護駕南行以辛彥宗為先鋒統制丁順副之祁超為前軍統制王澈副之張瑁為左軍統制孔彥威副之張浚為中軍統制趙俊副之苗傅為右軍統制劉浩副之范質為後軍統制張換副之復命楊惟中都統制即日整點人馬起行次日康王大軍正行之際鄜州路經畧使張深陝州守臣劉光世領兵從陳州來會二人拜見康王康王大悅即封光世為都提舉車駕到虜城西道都總管孫昭遠等領兵相會五月癸未康王兵到南京應天府次日王詣鴻慶宮朝見諸臣各依序而列有徐秉哲

等送法服冠冕乘輿車駕到張邦昌亦到朝見康王伏地號哭請罪康王撫諭久之因曰卿之事吾已知矣不必再叙邦昌拜謝眾臣復進諫勸康王即位康王因見眾臣力請不已以是年五月庚寅朔三日即皇帝位于南京廟號高宗皇帝

全像岳王志傳一卷終

內閣
印



全修 岳王志 卷一

